

小小说

大伯去世后的第一个清明节，堂兄提前从省城回来扫墓。他说，早清明么，这是老规矩。

扫墓那天，堂兄买了好多祭品，大兜小兜掂着。我扛着铁锹跟在他身后。

在村西头家族的老坟地扫完墓，堂兄说，咱去给王忠爷扫墓去！说得我一头雾水。问，王忠爷死多少年了，咱跟他也不沾亲带故，又跟他家后人没来往，为啥给他扫墓呢？堂兄说，说起这事，得从你不记事时说起。一天晚上，在咱村扫盲夜校里，因王忠爷对我的一句激将话，从此，俺俩成了仇人。几十年过去了，那句相激话，使我成为小有名气的作家。

你是作家？

是的。

我咋没听说过？

作家不是官，说那干啥。想看我写的书，下次回来给你拿几本。今年清明节回来，一定得去看看他老人家，向他赔赔礼，道道歉，感谢感谢他。

走在给王忠爷扫墓的路上，堂兄给我讲从没人说过的故事。

上世纪 50 年代初，农村开展轰轰烈烈的扫盲运动。各村像雨后春笋般办起扫盲夜校。我上学晚，15 岁才上高小六年级。一天晚上，父母去扫盲夜校学文化，我在家里煤油灯下办作业。一会儿，父母突然从夜校回来了。我抬头见父亲亲丧着脸，气得握着手想打我似的说，别学啦！说说你咋得罪村长啦！我不知道这话从何而来，说，我小小的孩子，咋敢得罪他村长呀！况且我天天上学，没跟他见过

面。父亲说，没得罪他，刚才为啥他在满屋人面前说得你狗屎不如。

他说我的啥话？我问。

父亲说，教你语文的李老师分到咱村教扫盲夜校。他在教课前说，你村在我教的班有 6 个学生，下学期就该升初中了。咱县每年只招收 6 个班，参加考生有数千人，真是考生比牛毛还稠，考上的比牛角还稀。时间不多了，家长要多关心孩子，督促孩子加把劲。

李老师还说，升学考试作文很重要，作文作不好，事关升学。上星期我给学生出个作文题，让学生写写将来想当个啥。有的想当教师，有的想当医生，有的想当工人，你村的铁锤同学，他写得与众不同，他想将来当作家。李老师话音刚落，有人大声说，这孩子啥不单单当“作假”，干骗人、坑人的事，多不道德呀！一阵笑声。村长站起来问李老师，你说说，作家是个啥玩艺儿？是不是说咱穷苦农民翻身当家做主人呀？李老师摆了摆手说：你们说得都不对，作家就是写文章的人。像大家都知道的《三国演义》、《水浒传》，写这书的人就称作家。村长忙接道，乖乖！小铁锤真是初生牛犊不畏虎，癞蛤蟆想吃天鹅肉——想天上去啦。尿泡尿照照自己，咱村那几个学生你胜哪个！整天马虎着脸，吊儿郎当的，哪像个学生！从小看大，三生至老，不是小看他，他能考上学，我头朝下走！他想当作家，老坟地也没长出那蒿子。我敢打赌，他能当作家，我喊他爷！

听父亲说完，我肚子憋得鼓鼓的，真想跑去跟他拼了。你啥村长，为啥以貌取人！又想，

他是村长，斗地主分田地，领导穷人闹革命，在村里一手遮天，我一个小孩敢奈何他。他跟我打赌，咱赌就赌，走着瞧，我要看看他怎么头朝下走。

县初中录取通知书下来了，我校只有我一人被录取。一时我成了街头巷尾人们谈话的特大新闻。

开学报到那天，我跟父亲开玩笑说，你去跟王村长说说，俺孩子考上初中啦，你能不能头朝下走走让我看看。父亲嘿嘿地笑着说，你考上学比敲锣打鼓还响哩，他早就知道了。前天我见他，他低着头躲着我走，我见他的脸猴屁股一样红。

人争一口气，佛争一炷香。这次不跟他计较了，我发誓只要我写出一部书，我就亲自送给他看，单等他喊我一声爷！中学毕业，我以优异的成绩考上省城一所大学的文学专业。大学毕业后，在一家报社当记者。几年后调到一家文学杂志社当编辑，一干就是数十年。近几年出版了几部文学作品，当上了省作家协会会员。

王忠爷的坟墓在村南地。堂兄说着话来到王忠爷的墓前。堂兄跪在王忠爷的墓前恭恭敬敬地叩了头。堂兄说，王爷爷，清明节我回来看你了。至今我读懂你说的话了。不是你在扫盲夜校说的那两句激将话，不可能有我的今天。我代表全家人谢你啦！

回家的路上，堂兄说，想不到，埋在心里几十年的怨恨，到老啦，成了感恩。我接道，是啊，一句话，一件事，能改变人的一生。

散文

推开窗子，柔柔的风，绿绿的树，红红的朝霞，使你久久伫立窗前不忍离去。此时，你的左邻右舍和你一样，也拥有这美丽而清新的清晨。这是大自然给予每个人的恩赐，没有谁能够轻易剥夺。

小区里，一株鲜艳的花草给很多居民带来了喜悦，假如你把它移植到你的客厅想独自拥有，你当然可以与它朝夕相处，但你却剥夺了别人欣赏它的权力。也许你拥有它的日子也屈指可数，因为它很可能在你的客厅慢慢枯去。

对于一些事物，只要愿意，我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拥有，但有些事物，我们必须权衡一下他人的感受，因为我们一味地从自身考虑，就可能影响到别人，甚至伤害到别人。与一群狗狗的巧遇，使我对“拥有”有了刻骨铭心的认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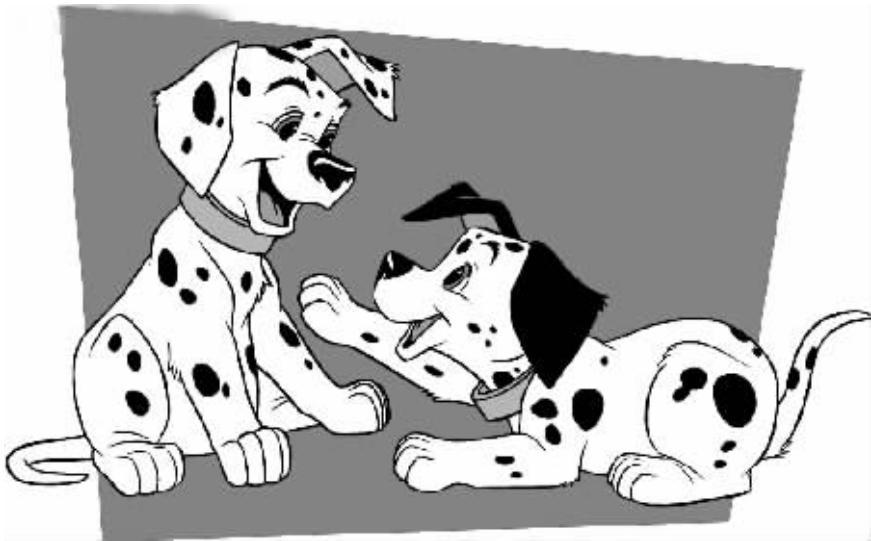
一个周末的下午，我在一所高校的荒地惊喜地发现了一窝狗狗，它们蜷缩在一块大石板下面的洞穴里，个个黑油油、胖乎乎、乖巧可爱！出于对小狗狗的钟爱，我手持木棍，无情地赶走了守卫在洞穴旁边对着我拼命狂吠的大黑狗，抱走了两只狗狗，决定自己饲养。

我为拥有两只狗狗而心情大悦，费尽心思照料它们。我找来四个大纸箱，用胶带把它们牢牢地粘在一起，然后分别把纸箱相连的部分剪开，给两只狗狗做了个一室一厅一厨一卫的套房。卧室里，我用厚纸板做了两张小床，在床上铺满了碎布，以便让狗狗舒服地休息。客厅里放置两个彩球，是狗狗玩耍的地方。厨房里固定了一个水杯和一个碟子，供狗狗吃喝所用。卫生间里铺上了细沙，以便清理粪便。狗狗的套房几乎占了我半间卧室，我想，对于它们这应该算得上精装豪宅了。

不料狗狗对我的心思并不领情，所有的付出只是我的一厢情愿。起初，两只狗狗胆怯地卧在纸箱里一动不动，慢慢地它们发出

拥有

■杜杰



了“叽叽”的声音，最后它们开始一直不停地、高一声低一声地“嗷嗷”哀嚎。无论我怎样抚摸它们、劝阻它们、用美味的食物引诱它们都无济于事。狗狗的表现让我一夜无眠。在狗狗的哀嚎声里，我分明感到了它们对环境的不安、对我的敌视和对大黑狗思念。

我开始反思我的行为。我喜欢狗狗，我的举动让我拥有两只狗狗，但却让大黑狗失去了幼子，让狗狗失去了母爱，我的喜好残忍地拆散了狗狗的一家……我由反思逐步陷入了自责……

终于熬到了天亮，我迫不及待地把狗狗送还给大黑狗，并为它们带去了香肠、包子、米粥等食物，权当弥补我的过错。大黑狗一直蹲守在洞穴旁期待着狗狗的归来。看

到它们重逢后的亲昵场景，我的心情难以言表……

之后，我坚持定期为大黑狗一家送去食物，并默默地祝福它们永远过着开心的日子。

随着时间的推移，狗狗们对我逐渐失去了敌意。后来一看到我，它们就会友好地向我跑来，欢快地围着我转来转去。

与狗狗的巧遇，让我对拥有的认知得到了升华。有些事物，比如阳光、雨露，是大自然对大家的恩赐，我们只能共同拥有，谁也没有权力、没有能力把它占为己有。有些事物，我们不必刻意去独自占有，或许才是更好的拥有。现在，我幸福地感到，送还狗狗，我不但没有失去狗狗，而且还拥有了大黑狗一家的友情。

金秋汝南采风作品

宿鸭湖得蚌

□都 烨

秋访宿鸭湖，风吹乱草蒲。
天低云欲雨，浪耸蚌含珠。
久违儿时梦，今添壮岁图。
化身晨雾里，仙女弄炊厨。

宿鸭湖上

□瘦 丁

十月雁南去，秋深气渐寒。
景区失访客，渡口锁游船。
激荡涛侵坝，迷濛雾笼天。
渔舟遥看小，伏起水波间。

游南海禅寺有作

□云 儿

诵经鸣古寺，通体沐禅风。
绿野千般尽，红尘四大空。
洪荒多变故，天地一圆融。
憾我尘俗里，如何不动容？

宿鸭湖咏

□寒 烟

湖边秋雨飞，身旁季风吹。
水浪烟云卷，渔船港里栖。
蚌鱼堆舢板，虾蟹满箩筐。
食客争相买，钱多摆笑眉。

天中山感言

□婷 美

游山不见山，草径入荒园。
墙断石碑破，台残灌木淹。
欲寻当日梦，难觅旧时颜。
岁月如刀斧，诗人已忘言。

题天中山

□梅 影

汝地翠参差，邻湖水一池。
天中生北翼，南海伴东篱。
圭土留遗迹，诗家断句辞。
相期多少岁，何必说秋迟。

访南海禅寺

□继 平

一片问禅心，思将汝水寻。
想来知我意，得赠降甘霖。
入醉无须酒，脱尘有梵音。
木鱼钟鼓里，忘却古和今。

谒南海禅寺

□子 铃

因慕天中地，驱车到汝南。
梵音停过客，禅味忘流年。
赐我一怀静，分它半日闲。
愿得从此后，心远水云间。